銷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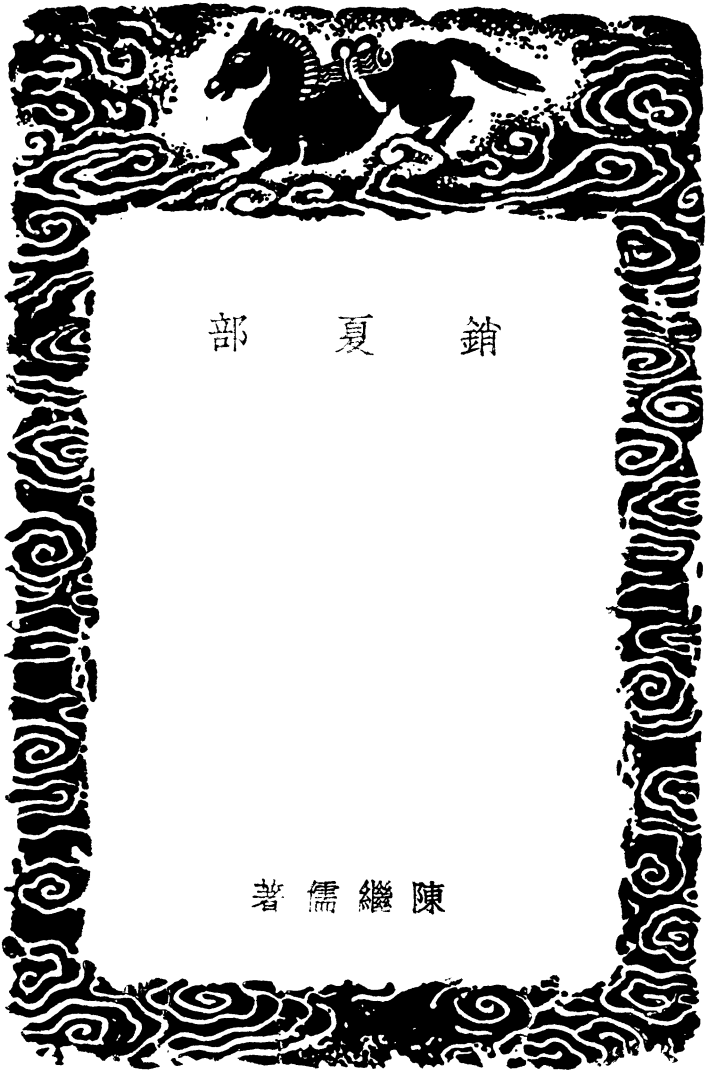
偃曝談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銷夏部

陳繼儒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銷夏部

銷夏部序

昔人避暑者曰。願得泰岱之長松焉。瀟湘之修竹焉。匡廬之飛瀑焉。太湖之明月焉。峨眉之古雪焉。又有渴思金莖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欲爲蜩。泳水欲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古老宿云。避暑向鑊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舉似人。相與共享醍醐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候轉徙山中。解簪冠。挂蕉服。展蕤簟。卷筠簾。敞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刺蓮剝芡。戰茗喝冰。蕉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續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轆轤。使人垂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如曰能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銷夏部卷之一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倪文節云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機嚴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坐偪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冬謁也正煞惱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于傷暑若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靸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牖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芡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西王母見穆天子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又進素蓮一房百子

穆王列播膏燭覆以冰荷不使光遠荷出冰壑火不能鎔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舍之立愈

風松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室內。稍秋氣颼颼卽徹去。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偃以琉璃之筐。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衆石以爲底。近崖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崖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閽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僧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坼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

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腳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甚能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

劉仙巖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磴道攀援而上石室高寒旁有穿雲仙跡

乳洞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温內有龍田如鑿稜層紆曲水溢不涸洞之澳有清泉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窈然深黑觸石湍激有聲洞門左旋而上十步餘至中洞地勢爽塏內有田數畦左有三石如柱旁有隙可通入石室又承下洞水氣蒸潤常有烟霧旋擁左有石道曲折凡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有淺水可涉秉炬而入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橫亘其上行數步有石高十餘丈色亦五彩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深入愈奇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且自爲之記乾道間張孝祥大書曰上清三洞范成大亦有詩刻洞前有明眞寺藏塔院李邦彥又書玉谿橋三字

水經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

黃庭自言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

金華洞有韓無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旣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撝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籌燈蒲伏偏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鱠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棲霞洞在妙智菴左地多怪石隱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插倏見奇邃乃扶藏剔幽爲亭曰暢臯曰鑰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閘閎風從南來谽呀而出寒骨凄神不可久佇故暑遊最勝石甓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坻仰視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

魏許使劉松輩三伏之時晝夜酣飲極醉以爲避暑飲傅咸作感涼賦曰夏日困于炎暑旬日不過自涼以時之涼作感涼會

王直方云余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時今日復凄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眞可爲惕然也

盧申之名祖皐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酴釄瘦幾度熏醒夜牕酒問炎州何許清涼塵不到冰花剪就　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簟紋如水帳如烟更奈問月明露濃時候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

謂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山谷贈李昭華之句蓋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其後又作竹夫人傳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眞一好句只是難對時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楊廷秀謝傳尚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俱一味攪破榮園耳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少豪勇遊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夏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賦詩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蔑風至則鳴珩璜

歐陽公云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爲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璨瓦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朽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爾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寵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蟻蠓任緣撲盡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鐘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

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鄭敬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穿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剖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溼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璨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云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豐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玄風洞在七星山下慶林觀後洞口低下陰風襲人盛暑凜如冰雪舊名風洞省志改今名

鳳凰在疊綵山後石門磵研陰風襲人盛夏無暑故名

元陳德永云石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窿懸跨隔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石類菖蒲狀岌岌欲墮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腠理內有大石側剖高出梁背空中深窈可容千人日氣從梁口入潛泉偃行罅間滴滴如甕盎中響地上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者久之

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池）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殑（音擎）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瓈河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恆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遶七匝隨方流轉而其氣甚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徽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持翕之名碧筩酒

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展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

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衕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

唐高宗時天子饗會夏宴蒲萄園賜宋相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汎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濮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爆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錢塘西山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春涼亭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喝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謖謖相和肥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

玄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奏曰崇方紗絺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繁滓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嶕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竦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口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躭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

逸興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唐元結寒泉銘云。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太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閑景幽。兩奇絕耳。

簟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眞。彼人取嫩者碓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方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

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餐。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南渡時。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灶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餅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闕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

餉之娛耳。盞入夏則游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啟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成都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有石劘立廡下。曰是仙人遽君手植。

晉有八達。胡毋輔謝琨畢卓相尋阮孚之徒。嘗散髮裸袒。閉戶酣飲。

倪雲林云。予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廿白先生之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羲文之彖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

曾公巖在七星巖下。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峪呀。中有澗水。東流伏於石下。源委不可知。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澗爲石橋。榜今名。橋下水聲泠泠。寒氣侵人。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頹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四。鱗差其中。水無乾溢。過田。縈紆數十步。路窄不可通。頫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復高廣。可通棲霞。自左隅數十步出至洞。洞名玄風。洞旁水清淺不流。高岸玉立如削。眞勝概也。

洞仙歌夏夜。蘇子瞻作。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髻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之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龍隱巖在城東二里。灘江之水。分流遶其下。其後連屬七星山巖。後有洞。名龍隱。其下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夭嶠。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爲石也。巖內寬廣。可容百人。巖巔石色蒼翠可愛。巖左緣磴而上。舊有瞭鷺亭。後改怡雲。今改望江。氣象高廣。後洞水勢湧激。盛暑汎舟。如在三峽中。巖口舊有佛閣。今廢。

魏文帝示羣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尙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餲。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餲。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漾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三伏日炎熾赤曦。男女往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號歡樂井。

寒溪　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嚼之。與中國無異。齎至京師。雖盛夏亦日。潔冷如故。

賀新郎　夏景　蘇東坡作。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

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管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辨。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

佛氏有水觀。初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既見水已。當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瑠璃想。此想成已。見瑠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瑠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光。其光如華。又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爲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爲水想。名第二觀。

杜徽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二穗。隨而覆之。

長安人每至暑月。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爲避暑會。
酉陽編云。盛夏取大水晶如拳塊。置釜中。新汲水煮千沸。以小口大肚瓶盛湯。以油綿密封其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煮瓶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以結矣。

銷夏部卷之二

呂誨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予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上帝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若冰雪下咽公頗異其事亦與所親者言之

霍仙別墅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鏤雕之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蔣之奇云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勝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又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烟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天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清涼可安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劉光祖字德修號後溪蜀之簡州人有鶴林文集小辭附焉其醉落魄云春風開者一時還共春風謝柳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　曲塘泉細幽琴寫胡牀滑簟應無價日遲睡起簾鉤挂何不醽與花竹秀而野

黃庭堅云余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竹栢蒼蔚之間水泉瀦爲太湖亭樹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復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東望巫峽西望郁郎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修竹之間仲本以

爲不奢不陋。冬燠而夏涼。宜於游觀也。

自百里坊至平陽峙。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卽此地也。

凌水石出常山谷中。以此石爲末。置水中。夏月能爲冰。

葉石林云。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累月。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余今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靺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

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待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眞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非。氣毋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眞炁煉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密雲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彊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

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旦告鄰隣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見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荅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全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並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柈碾玉香脫兒一套六個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並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眞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斜巖在縣南二百餘步古木蒼烟石田棋布巖竇可二丈其中深不可及或云通天執炬而入但見峻崖峭壁寒泉冷風滴乳如佛像如車蓋如花果如器皿如飛走唐薛伯高命名至道初太守張觀名曰紫虛

洞有寇萊公題名在焉。

元周景昌陶潛潭記云。安成南四十里。山巒然特起。曰書崗。崗之上蒼崖怪石。層聳競秀。其嶄然角列者若圭璧。其屹然對峙者若劍戟。絕頂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有水曰王江。瀉于岡之陽。順流而東。可二里許。修水合焉。深澄寒碧。名陶潛潭。有釣魚石。水落隱隱可見。相傳以爲潛嘗讀書而釣游其上。迄今父老歷誦言如此。不可誣也。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葉石林云。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又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家有皮扇。製作甚精。寶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酒筵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取看。愛而不授。曰。此龍皮扇子也。

元高德裔題王官谷石云。明昌元年夏四月。被朝命。始克與判官路元。解縣劉德源。進士韓琪。沙門明賢。同游王官谷。首謁司空表聖祠下。尋三休之故基。揖天柱之危峯。穿林沿流。直抵飛瀑巖。坐客或折巖花。以薦觴。或酌溪泉以淪茗。久之覺毛骨凜然。殆非人世。抵暮題詩石壁而去。

鉅野金鄉山北有石洞口。清涼深十餘丈。內鑿石作四小閣。閣外一堂。陛高三尺。堂外兩門。門外兩大閣。石道長三十丈。闊十有六尺。世傳秦始皇避暑宮也。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馬永卿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閣子十許。上鐫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復不見矣。入時必用油炬以爲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十年時。有入其中。嘗得黃金而出。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勝於他時。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張建章遇水仙蒙貢鮫綃。自贛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其後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迴來變更。莫知所在。

黑蚌千年生珠。盛暑握之生涼。名招涼珠。可以避暑。唐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詩云。已持犀辟暑。更乞草迎涼。酉陽編曰。迎涼草碧色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雕落。盛暑掛之門戶。其涼風自至。北齊王琛字元寶。六年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叡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永欽道以叡冒暑。遣倍道送冰。叡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何心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趙清獻在錢唐州宅之東消暑堂。堂後舊據城闉。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遊。好吹薤露。暑月衣幘鼻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

榮輯子邕。酷好圖畫。務廣栽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通數層。齋房浴室。眇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攬山隅。周謁精舍。爲之賦焉。

仙巖洞口多桃花。中則空闊。上如覆蓋。石芝懸結。青黛點綴。榕根三四條。如絲拂亘垂入地。半山間開竅

光明中擁石推如假山狀可坐數人旁有深潭魚鱗游泳淺流一綫瀉出洞口清涼可掬一奇觀也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五臺尤靈怪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梢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宋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閣婆薝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御筵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掛伽蘭木眞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盌珍果玉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體栗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未暇着衣跣出屋外方躊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王逐客作夏景雨中花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絲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溫叟詩話云余嘗觀此詞不用浮瓜沉李之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語非觸熱者之所知

唐功茂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

爲避暑之游。是日也。雨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衿。歊溽遁去。閒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嗤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頹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端明學士蔡君謨爲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蔽歊毒。閩人至今賴之。

百家巖寺。創于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泠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佛殿之礎。流入僧廚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蕞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冰灑雪。涼氣颯颯。侵入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嵇康淬劍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涇楷書醒酒臺淬劍池六巨字。刻石上。而鍛竈乃在淬劍池之畔云。繇醒酒臺而上。廢址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爲山陽公時。嘗避暑于此。

天仙子水閣沈會宗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

晉書云。昔嵇康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詩。獨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闌干。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

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毅然起。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于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問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與至。即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湫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蚊。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少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舉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幷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張亶熙寧中夏日午臥。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琚。琅珮者數百人揖亶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

間語耳。亶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於芡實。圓如一斗。斛之珠琲滿中。富家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眞珠粉然。

竹坡詩話云。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

西郊野叟云。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棹風。云海外舶船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棹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廈而既爽。入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熱。

山谷與宋子茂書云。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臥簟達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徹簟敷席。少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

黃山谷跋朱應仲卷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崖石研。諸葛元筆。研不滯墨。墨不

凝筆。但觀者如牆。殊增暑氣。

臨晉士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二三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而瓜亦甘寒。

宣和間。執正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粧。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上供帳。堂上有盛幄幙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大風。風雨至。女蒼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雷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脫去。有空殼焉。鄧氏畏事。極祕之。押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宣和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

釋慧琳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有時着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行同于俗。言談之次以理居。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積雪中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夜入山上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致之。

東林書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月。余過雲門菴。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

白雲端師翁謝事圓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峯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倘鑿無媿也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爲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開知見戶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參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十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紹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册乃得樂天文集閱之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觀其遺文中甚愧之

東坡與蔡景敏書云臨皐南畔竟添屋三間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歐陽修云王介甫以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介甫知睡眞懶者也

銷夏部卷之三

文宗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着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暑月蒸濕。其餘客所坐者。背所着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則常乾也。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醪。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奈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蔡君謨荔枝譜云。福州種植最多。延貙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

浦陽人物志云。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所載紫巖靈巖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暑。不覺涼颸生肘腋間。何文定公跋其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牕。不揮扇。一日盛夏。楊大夫器之。呂公甥也。將赴鎮戎軍倅辭公。公於西牕烈日中。

冠裳對飲三杯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周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於屏間大書東坡詩云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卽宮中鑿大池纘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峰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眞是瑤臺第一重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尺有磎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或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着莖末百餘子大各爲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
河東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其寒凄凄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眺望由曲徑窈窕入平林度石梁又斗折而西行數百步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石傍有古松三株虬枝奇嶵綠陰威蕤予欣然會心小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

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神異經云。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烜湖。其內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此魚狀。卽與江湖小鯽相類耳。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蚊母鳥。形如鴟。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枝。眞神幻佳境也。

茉莉花。胡人自西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而變。夏時。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陸景輿從兄安成王書云。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輿區。九疑形勝。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

理豐辭富。賞未與餘。時希逮憶。

元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二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卽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淳淳焉若生霅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進之。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王僧孺答江琰書云。蹲林臥石。藉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藜羹含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

睡蓮葉如荷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復晝出也。

白居易云。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唐太液池千葉白蓮開明皇與妃子共賞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懷素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洒名綠天菴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焉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坐於兩山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州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命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孟秋避暑靈山宮七日甫至見山峰峭拔潘泉飛流越夕雲霞爭變風雨橫天亦奇矣山房橫入半石爲題與木石居四字終日靜坐清風灑然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玉華宮飛流噴布巖谷深險夏有寒泉地無大暑眞野人所蟠之地也詩所謂遺構石馬今不復有但十

八松存焉。

葉石林云。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所無。有余居既遠城市。巖居又在山半。異時蓋未嘗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俯仰終日。賓客無與往來。惟棟模二子。門生徐惇立。挾書相從。間質疑請益。時爲酬酢。亦或泛話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爲歡笑。皆後生所未知也。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類似綿。疊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

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喻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眞通神佳手。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蠟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梅仙祖師唐僧。常學道於白雲山。篤戒行。夏月偶坐化于梅樹下。數里間聞梅花香。經旬不息。遠近異之。適有御史某過焉。疑其事。命舁於邑。試之曰。若復能香乎。香復聞三日。乃命衆即梅樹下葬焉。今爲梅仙祖師墓。

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遙視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故其詩曰。牕寒西嶺千秋雪。正是謂也。

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靈崇二字。乃葛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得遠近之勝。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衙曠。家世富豪。而好待士。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遞請爲避暑會。人皆愛羨。

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消暑招涼之珠。

宋鄭王賓石乳洞記。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概。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因敘其略。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闃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盞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

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馗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數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温而夏涼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堂北爲沼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狀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廡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日使曝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引渠繞砌乘船遊漾使宮人執篙檝搖漾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渠中有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

語林曰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陶潛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羊欣年十二隨父不疑爲烏程令吳興太守王獻之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

數幅而去。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蠶絲所織。暑月置於座。滿室清涼。即酬千萬。

黃魯直大暑。水閣聽晉卿家昭華吹笛。贈以詩云。斲竹能吟水底龍。玉人應在月明中。何時爲洗秋空熱。散作霜天落葉風。

李少師宗閔善飲酒。與賓僚宴。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將近入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讌罷。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日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李德裕嘗因夏日邀同列及朝士宴。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苦。既延入小齋。列坐開尊。煩暑都盡。清颸凜冽。如涉高秋。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中。龍皮者。新羅僧得自海中。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五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帊。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帊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乾符末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會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爲仙女邀至一島遺一鮫綃自齎而進後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見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扎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日遇時暑常入寒泉之下

拂菻國盛暑之節乃引水潛流上通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出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

馬援征武陵五溪蠻夷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因乃穿崖爲室以避炎氣

葛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日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便起讀誦其篤志如此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寶衣淺服青衣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九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冰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塲陰霤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冰成山簾水飛灑坐內含凍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粟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綰及門遺洩狠藉逾日復召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萬乘也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漢桓帝時劉褒一云劉寶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葉石林云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唐白居易冷泉亭記云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爲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遯形春之日吾愛其莫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不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復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萬。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裳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襆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複衣無害也。

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蚖。其上有烏。墨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磎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谿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睥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爲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魏收字伯起。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兎。

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

銷夏部卷之四

葉石林云。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爲道觀。唐李陽冰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於縣東之靈峰院。束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拔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卻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傍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擁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温。今日熱甚。聊爲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白居易五亭記云。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貞卿爲刺史。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潦。沼堙臺圮。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

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雲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咏半酣不知其方外也人間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於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綠匣二百箇上簽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閣長到宮移入殿上幷鋪放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幷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並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官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衞士山呼駕興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歇上遣閣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靴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鼈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衞官率禁衞等人於殿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

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並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並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眞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太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輩近裏升輩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並免到宮禮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桷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牕戶與瓦屋無異此甚宜大暑也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嵌八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周益公夫人妬有嫉公盼之夫人糜之庭公過之當炎暑以渴告公以毫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唐元結九疑圖記云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松杉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

回映之處。似藏人家。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見。崑崙之伯仲也。

葉石林云。每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物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雷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於世。且平生幾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泰寧縣。耕夫得鏡。照之病熱者。心骨生寒。故名生寒鏡。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蹙暄。涼秋晚候。縕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東坡云。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衰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

古無極不知何許人。居葑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中開戶而眠。不用帷帳。貓犬至。即俯首疾回。無敢窺其

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出募於外。而錢不乏。疑其挾術。逼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物。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葑婁盤闔四門人。皆云是夕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冰井臺在臨漳西南。曹操建石虎於上藏冰。三伏之日。以賜大臣。

洞冥記有龍阡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宋晁補之照碧堂記云。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閎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大空者。花明草薰。百物斌媚。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妝。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儕。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屬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宋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東坡云。夏日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詩。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眞避世。青蒻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遂驚鷗沒。

葉石林云。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纍纍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臞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洪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洒然也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翫盛於中和。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駕肩繫轂。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葱蒨。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淇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擊觴。疊疊不絕。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盆荷沉其下。上嘉其能。

河東備錄云。取豬毛刷淨。命工織以爲席。滑而且涼。號曰壬癸席。

韓文公夏日遊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頂。當起烟爲信。翼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果有烟起。留二旬乃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蓧

暮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焉。

唐書曰。代宗時有迎涼草。鳳首木。迎涼草幹如竹。葉細如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而刺之牖戶間。則涼風自至。

方輿勝覽。鏡湖在州南二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爲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圍三百一十里。以畜水。輿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許步。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峰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故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鑑中游。湖水高平疇丈許。築塘以防之。閒以泄之。水適中而止。故山陰無荒廢之田。李白詩。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杜甫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綏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看唯得百錢耳。

蘇舜欽滄浪亭記云。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地益闊。旁無名氏。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葺治。遂以錢四萬得

之搆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宜予時傍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反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眞趣不亦鄙哉

申王搗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復有數約夏月賓于約中不復覺煩暑

有史生游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懷中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葉上鱗起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曰此必是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水經注曰西溪水火井北百步有東西谷廣十步許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亦凜冽

道姑菴其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菴在大石洞中洞適當谷之窮峪岈幽邃玲瓏寥廓可坐千餘人東西各有石廊數千餘步屬於洞若廨宇欄楹夾廊巨木萬餘挺森茂翁密蒼然黝碧黃熊紫猿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嘯於交柯積蔭間見人視不去左右水聲瀧瀧自懸崖墮澗中至者皆慘慄股戰不敢入必多人榜戟然後從廊下樹陰行

寒山南流惟鬱林寒山在城北二十里地域志云越王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其故云山中大寒不

得歸因名。余靖詩。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便起龍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齊法師曇遷嘗感熱病。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既寤。所苦頓除。

白居易游大林寺序。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深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漸。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隋秦王俊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抱朴子云。立夏之日。或服玄冰丸。飛雪散。及六壬六癸之符。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衣之以重裘。暴之於夏日。周以十爐之火。蓋用此方也。

葉石林云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者乎蓋不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痹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坡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篳門琴書自娛

宋曾原一金精山記云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爲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自一區巨岩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眞仙其間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岩頂懸木鶴能隨四時轉指岩面飛泉潺湲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蹙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游人不敢輒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雷雨幷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栗膚

予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

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聞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張齊賢知忠定公於帝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史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元潘仁劉仙岩記云桂林諸山奇秀爲嶺南最皆平地拔起望之亭亭玉立或森若劍戟而岩穴幽邃冥搜莫極至雕鏤萬狀窮極天巧雖繪事不能得彷彿其最近可朝夕遊者則有若七星岩水月洞惟劉仙白龍二岩尤號奇觀然去城踰十里許遊者數至憲使濟南宋公紹明按節廣右越仲夏初吉時雨新霽嵐氣廓清相與同集岩下屏徒御攀危磴瞰幽穴摩挲石刻以訪劉仙之遺蹤踵昔賢之芳躅聳目曠漠之野而憐茲耕稼之民俯仰今古悵然興懷歸過白雲洞仰觀絕壁巔崖神爽飛越是日樂甚命侍吏潘仁記之

宋謝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宋楊傑洪崖記云西山洪崖在翠巖應靈宮之間石壁峭絕飛泉北來其下井洞深不可測每歲六七月

時水高一二丈湍激可畏其傍人語不相聞及過井洞卽聲勢斗殺鑠流出山前代有異人居之世以爲洪厓先生云先生三皇時人蓋得道之士也

元汪澤民遊黃山記黃山在宣歙境雄鎭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峰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繇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峰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逕巉巖欹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巾袂當新暑凄然如秋

宋陸游游青山記云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南望平野極目而還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眞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巇凡三四里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滁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顴頰如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媼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

東坡云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宋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宋黃廷堅黔南道中行記云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淸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

宋方輿勝覽岑公巖在大江之南廣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石巖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泉湧出巖簷遇盛夏注如松篁藤蘿蓊蔚葱翠眞神仙窟

東坡云紹聖二年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卻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偃曝談餘

陳繼儒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譔

余入冬喜負暄讀書。已漸相暱。往往狎夏日鼾睡以爲快。庶幾有魯恭士行陽之意與。客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塵尾共之。余退而記與客談者。

吾鄉泖湖金澤寺傍多蓴。鎛孟熙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熙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饑此也。按書至冬爲猪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僞。自漢武至晉。大都承襲。劉宋以後。間亦有之。自乾德後及於胡元。皆前代所未有。而實不然。余嘗總考之。漢武建元。安建元。晉康建元。劉聰僭號建元。苻堅僭號建元。蕭齊高建元。漢武太始。晉武太始。張玄靚僭號太始。漢宣甘露。孫皓甘露。苻堅僭號甘露。漢宣黃龍。孫權黃龍。漢元永元。和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成永始。高雲僭號永始。漢哀建平。石勒、慕容盛、慕容德、皆僭號建平。光武建武。晉元建武。石虎僭號建武。蕭齊明建武。漢明永平。拓拔烙永平。王建僭號永平。漢章建初。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號建初。漢章元和。唐憲元和。漢和永元。蕭齊東昏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和元興。孫皓元興。晉安元

興。漢安永初。南宋武永初。漢安永寧。晉惠永寧。石祇僭號永寧。漢順永建。李恂僭號永建。漢順永和。晉穆永和。牧犍僭號永和。姚泓僭號永和。閩王延鈞僭號永和。漢沖永嘉。晉懷永嘉。漢桓建和。利鹿孤僭號建和。漢桓元嘉。南宋文元嘉。漢桓永興。晉惠永興。苻秦、拓拔嗣皆僭號永興。漢桓永康。晉惠永康。慕容寶、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漢靈中和。唐僖中和。漢後主建興。孫亮建興。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晉武太康。遼道宗弘基太康。晉惠永安。孫休永安。張軌、拓拔攸、沮渠蒙遜、皆僭號永安。晉帝奕太和。曹叡太和。禿髮烏孤、石勒、拓拔宏、李勢、楊溥皆僭號太和。又唐文太和。晉孝武太元。張駿僭號太元。晉恭元熙。劉淵僭號元熙。蕭齊和中興。拓拔朗中興。蕭梁敬太平。孫亮太平。馮跋、隋末林士弘、張遼隆緒、皆僭號太平。陳後主至德。唐肅至德。石晉天福。劉漢天福。宋太祖乾德。王衍乾德。輔公柘反江東亦號乾德。張重華、五季蠻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僞號永樂。隋翌衞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明昌三年。太后不豫。上侍疾隆慶宮。辛酉太后崩。而穆廟襲朱泚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昔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多遜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答愼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卽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恆欲就之答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乙答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枇榔亦有麪

又書云所諭長孫太尉祀義感帝卽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禮示志第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鄉年在燕中有一貴人問家弟索愼子而僕無之後聞其竟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

又書云別紙所云庫露眞記是北酒名尙未的也活剝吞蓋譏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九齡也棹卽棺也今書作稗誤歲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答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池縣舊有河水周迴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

二匹一白一黑忽出於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頻奏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獵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掣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於白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於石中了不足恠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鑑杜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王荊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一有所不聞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於此以俟知古者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晉書本記載其事司馬溫公通鑑削而不書故朱子綱目因之按綱目凡例凡事關道術者皆書三代斷簡晦而復顯謂道術所係非與束晳傳亦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

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寐恠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敍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三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云紀傳歲月小異。而古籍之幸存而不泯。實賴於此。載筆君子。其可略諸。

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綦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臺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彔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之勢既遠力漸微。卻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丹染成沉綠。浣之不淡。其餘氈毹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鬣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竺同知既別去。僕書而

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九日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凡有所犯。無不蕃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蕃患歟。此論奇特。民懌非徒狂者。

道家字學。詳見於三洞經。教部曰本文。曰雲篆。曰八體。六書。文曰符字。曰八顯。曰玉字訣。曰皇文。帝書曰天書。曰龍章。曰鳳文。曰玉牒。金書曰石字。曰題素。曰玉字。曰玉籙。曰玉篇。曰文生。柬曰玉札。曰丹書。墨籙曰玉策。曰福連之書。曰琅虬瑤文。曰白銀之編。曰赤書。曰火鍊眞文。曰金壺墨汁。字曰瓊札。曰紫字。曰自然之字。曰四會成字。曰琅簡藥書。曰石碩。

淨飯王令密多羅傅太子書。太子郎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旃檀作手板。純用七寶裝嚴四緣。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於毗奢密多羅阿闍黎所而作是言。尊闍黎教我何書。自下太子廣爲書說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草果。阿迦羅書。隋言節分。菩迦羅書。隋言吉祥。邪寐。毗反。尼書。隋言大秦國。惹瞿梨書。隋言指言。耶那尼迦書。隋言馱書。婆迦羅書。隋言犍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父輿書。毗多荼書。隋言起尸。陀毗荼國書。隋云南天竺。脂羅佉書。隋言并人。度其苌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婆迦書。隋言嚴熾。僧佉書。隋言等計。阿婆勿陀書。隋言霞。阿兜盧摩書。隋言順。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雜。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西。阿沙書。疏勒國。支那國書。即此大唐國。摩那書。科斗。末茶叉羅書。中字。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提婆書。天。那迦書。龍。夜丁

書　乾闥婆書（天音聲）阿修羅書（不飲酒）迦婁羅書（不飲酒）緊那羅書（非人）摩睺羅迦書（天地）彌迦遮迦書（諸獸音）迦迦婁多書（烏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栘又提婆書（虛空）蠻多羅拘羅書（須彌北）逋婁婆毗提阿書（須彌多）烏差婆書（舉）膩差波書（擲）婆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栘伽波羅佉犁伽書（往復）毗葉多書（食殘）阿菟浮多嘗（未曾有）奢婆多羅跋多書（舉轉）尼差跋多書（擲轉）波陀栘佉書（上句）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卤）耶婆陀輸多羅書（增上句已上）末荼婆哂尼書（中流）栘娑邪婆多波悸比多書（諸山苦行）陀羅尼卑又梨書（觀地）伽伽那卑麗又尼書（觀虛空）薩捕沙地尼山書（一切藥草因）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薩婆韋多書（一切種音）爾時太子說是書已。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

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注漢官儀。又曰。尚書令僕承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一官工作搜神記。又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管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綠沉斑管而後。今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愛。詎以金寶雕珍爲貴也。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有忠臣三人。皆少年也。

趙德麟述柬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不知此意出於崔浑。昔崔浑

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而母遂安東坡善于脫胎大都類此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邕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爲董杞妻者想又一女也

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鞭慎莫言李敢立又揭三字於坐隅曰摩兜堅宋學士續之以箴亦曰摩兜堅摩字與磨義不同堅與鞭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青元眞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晦菴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記多奇事淇苑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元吾丘子行精篆籀常定爲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

硤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譙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之人盧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斂其母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

笹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隸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離班莊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於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臨潼縣驪山溫泉上有室三楹局鎖甚嚴蓋非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玉女閣方池即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澀

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周皆古栢壽藤其右稍上爲沉香亭又上爲貴妃洗粧樓與興慶柱礎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人爲刻名

于上。入門乃陶甓所甃。其半已傾。右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卽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趙文盦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答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弘治初。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二寸許。見邸報。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鬚三綹。約數十莖。長可有數寸許。人目之爲鬚娘云。然宋有鬚婦人。爲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有此矣。

金山中泠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於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泠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按泠一作零。又作瀧。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瀧。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瀧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聳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怪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巉露。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

反報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怖其精魅故設塔以鎮之耶況吳將不應葬越地也

獾狐烏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眵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蟇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即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偃曝談餘卷之下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闊倍之。今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

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達聲。菽丘訢所以眇目。漢書曰。東市相砍。楊阿若。西市相砍。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郅鄲曰。子在我憂而不手。子死我手而不憂。三曰恩。恩莫大於知己。知己之遇。人生所難。終飯之惠必報。寧過毋不及。豫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於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既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出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交。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失。使

人各以我爲私己。四豪萬紀。不若田橫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曰色。色不親二酒不染面。於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女。無嗣。然後告天地父母娶妾。八曰藝。或劍。或鋏。或鈎。或匕首。或彈丸。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辭。受取予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方相遇饋贐。假者手刃之。九曰勇。無畏萬乘君。毋畏褐寬博。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貧賤。毋諂富貴。餓死不劫盜。十曰掃除不平。即探得赤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己事。凡姦臣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於清議。十一曰樂。三市鬬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結客。一言相合。繫千乘而弗顧。棄千金如脫屣。十二曰信。一言授受。千里命駕。雖心胸之間。有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曰神。以孟嘗、平原、信陵、田橫爲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以端午日。用雞。有犯戒者。或撻或刃。俱告于神而後刑誓。

山水畫。自唐始變古法。蓋有兩宗。李宗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爲宋趙伯駒、伯驌。以及於李唐、郭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仝、董源、李成、范寬。以及於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眞草隸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隸鍾、王、歐、顏。皆有此意。後代以眞書別爲一種。古法滅俗札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隸漢隸。今當以晉唐書爲晉隸唐隸。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言。可爲點胸洗眼之語。

陳貞父云。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

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苦無酒隴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帘比屋競欲其刺口釀以烏頭纔沾舌破不可飲也

又嘗見鬻皮於市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狨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爲羣出採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狨歷視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狨臥或他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已得脫去而隣代之矣

又熊得人輒搔人喉若腋令笑人仆舌舐面血以爲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於死

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有黑鱗蜿蜒攫民於庭民呼母母亟走抱持黑鱗尾掉母牆外民腦入爪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蟒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輒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爲木箱蜜其裏梯而上之置空中蜂移國之以爲利嘗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境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

又登華山明星峰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

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祠在山巔六七月旱時詣祠前禱雨非挾纊不可往以上見陳貞父寶雞錄

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余因思張有妙於小篆嘗言心字是一箇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哉上一點上一畫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下鉤下一畫也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桐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麃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眉壽者皆爲麃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余按麃羣多至千百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者大不明國多麃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麃博物志云麃千千爲羣麃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眉字也

椅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椅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紀惡者又一義也

唐僧泓言張說墓不置雄黃以其氣燥草木枯而不潤葉夢得言勝國時有賈故于長嶽內得雄黃爐甘石數萬餘斤雄黃辟蛇虺爐甘石雨後日炙濕氣鬱蒸淡藹濃烟映帶木末蓋草薈岑蔚卽雄黃不能勝之如此巧思皆古人所無南轅北轍固其宜也

宋朝小說凡列祖位號皆提行擡寫相沿至今尙依原本抄刻甚無謂古竹簡之後皆易楮書之束而爲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卷變爲册猶曰卷者甚無謂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制局書寫誤者例旁注半非今相仍以非字作卜者甚無謂此皆讀書嗜古者當知也

余嘗謂世人但能算九分其一分算不及處此造化權也而變幻無窮之妙亦全藏些子中正如大衍四十有九其妙在虛其一天文三百六十五度其妙在四分度之一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栞言之者或作有墳前石人翁與仲之語好事者因續其事以嘲之

西漢叢語載張崇又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卽此人也文翁字漢書不載

而吾衍號博雅亦未及檢証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駿馬身長二丈三尺氣賓端勇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見之者猶以爲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於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鐫其脛又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誤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則又誤傳之非也

歷查古人異相見于書史者如呂望芝眉唐叔生而有手文曰虞遂以爲名吳夫差肉食而有墨色仲子魯惠公夫人生有手文曰爲魯夫人干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帝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面龐猶如松栢皮膚枯槁文理潤澤石崇聲似鼓顧思遠頭有肉角長寸許壽一百二十歲七子迨死少子六十矣杜皇后長猶無齒晉成納采之日一夕盡生劉曜鬚髯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寸苻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慕容皝版齒呂光左肘有肉印劉元鬚三尺當心有毫赤三根長三尺蕭道成鱗文遍體梁武舌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梁簡文眉翠色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之其疣並失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如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

膀。瘤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瘤隱陷肉中。又左足偏短不便弓馬。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醉墮馬。髮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釋曇如足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汙濁。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慕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張麗華髮長七尺。後魏拓拔濬立髮委地。每臥則鬚垂至臍。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目。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楊大眼眼如車輪。盧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申足舉二人。黃巢足有黃巢二字。唐高祖體生三乳。馬周妻。賣餅媼也。袁天綱見之。言法當貴。周納之。封夫人。高力士胸有七黑子。安祿山雙足黑痣有毫。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楊都女生而連眉。果得仙。王欽若項有附疣。朱仲晦面有七星。秦檜眼有夜光。呂文德足長尺餘有咫。趙子昂尖頭小書生。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

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

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榜葛剌國有衣黑白花彩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素素。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沒入

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朝鮮酒岩有酒流出其下。舟狀如亭。上覆重茆。下布紋席。棟梁椳枅。丹青炳燿。四面皆蔽。懸以素幕。其國中亦有牡丹荷花。

于闐國往返攜一鐵鐺。涉流踰河。獨挈水而行。鐺投水百沸矣。故寶之。

胡人以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榜葛剌國不飲酒。恐亂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撒馬兒罕古漢闕賓地。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牕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按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

高麗箕子墓。封樹而不憤。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

拂林國鑄金銀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

于闐國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每秋取玉於河。

哈烈國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

占城國人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㮈林國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不容別村求食。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諸夷中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書也。

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瓈則否。庭州瀚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非指子胥少伯也。崔浩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燕尊也。

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瞠門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眞可謂杜撰禪。

山谷有酺池寺書堂詩云。桃李無言一弄風。黃鸝唯見綠忽忽。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我欲東。人言九事八爲律者。主父偃上書言九事。其八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桃花詩云。湯沐冰肌照春色。海牛押壓字改簾風不開。眞言紅塵無路入。猶傍蜂鬚蝶翅來。按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爲簾箔。玳瑁拂之。東坡詞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意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翰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碑曰。南

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吾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氣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柏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究討。而莫廷韓又游于四公間。復得其外家常熟楊夢儀藏書尤多。朱太史文石廣畜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今借讀。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何字新。惠之博羅人。母死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即呼名嗾之語。家先人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麞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鄉黃耳犬家不妄也。

楊用修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記譜。陸游及故元質牡丹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爲法。

嚴州壽昌縣有朱買臣廟。其地有朱池朱村。乃檇李東塔寺後買臣墓在焉。不知當時何以葬此。余嘗一至墓頭。其樹蔭可憩也。按虹縣志云。後魏地志載虹縣朱山。會稽朱翁子之舊里。朱山廟即其別業。有買

臣墓在山之北麓。河南志。歸德府夏邑縣有朱買臣墓。河南府有朱買臣廟。又隋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鄉路北市東南陷。得漢丞相朱買臣墓。及考宦游僑寓皆不見買臣事。不知其何自而得俎豆於梁也。中都志云。按漢書列傳。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漢之會稽。乃今蘇州嘉興縣故屬吳。當以在嘉興爲是。然崇文總目載名賢姓字相同錄。不兩朱買臣豈相傳之訛歟。

近代尚質。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駸駸乎有先輩風度。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體。余考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于簡。止爲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書啓。唐世稍增。始于刺謁。有參候起因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又周禮九拜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爲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爲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爲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亦謂答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祕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崇寧四年祕閣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董逌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

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遇之殆爲瑞。又按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問之。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爲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爲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銷夏部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